

四十二

那是一个大晴天，天空没有一丝云，苍穹深远明净得让你诧异。天底下有一座寂寞的寨子，一层层吊脚楼全在悬崖上支撑，远远看去，精巧得像石壁上挂着个蜂巢。那梦境是这样的，你在山崖下转来转去，怎么都找不到去那里的路，你眼看接近它了，谁知又绕了开去，来回盘桓了许久，最后只好放弃，随便循一条山路信步走去，直到它终于消失在山崖背后，你不免有些惋惜。你也不知道脚下的这条路通往何处，况且你本来就无甚目的。

你迳自朝前走，山道回环。你这一生原本就没有个固定的目标。你所定的那些目标，时过境迁，总也变来变去，到头来并没有宗旨。细想，人生其实无所谓终极的目的，都像这蜂巢，弃之令人可惜，真要摘到了，又得遭蜂子一顿乱咬，不如由它挂着，观赏一番，也就完了。想到这里，脚下竟轻快得多，走到哪里算到哪里，只要有风景可瞧。

两边都是杨梅林子，可又不是摘梅子季节，等结的梅子成熟，你还不知身在何处。梅子等人？还是人等梅子？是一个玄学的题目。这题目有许多做法，而且尽可能无穷无尽做下去，梅子照旧是梅子，人也依然故我。或者说，今年的梅子并非明年的梅子，人也今是而昨非。问题是如今果真是？或许不是？这判断的标准又从何而立？这玄学家去谈玄，你只管走你的路。

你一味爬坡，在山道上走得浑身冒汗，却突然来到这寨子脚下，望着寨子里的阴影心里也生出一片荫凉。

你全然没有料到，这一幢幢木楼一根根脚柱下，长长的石级竟坐满了人，你只得走在他们盘坐的腿脚空隙中间。没人看你，全低着头，轻声喃喃呐呐，背诵经文，看来都很忧伤。前去的石级随着巷子拐弯，两边的木楼七歪八斜，相互支撑住一幢也倒不了，除非等到哪一天地震或是山崩，要塌得全塌。

这些坐着的老人一个挨一个，也是这样，只要推倒其中一个，就会像小孩码着玩的骨牌，一倒全倒。你没敢去推，怕会是一场灾难。

你小心翼翼，下脚在他们盘坐的精瘦的脚踝之间。他们都穿的布缝的袜子，裹住鸡爪一样的脚掌，木楼在他们的呻吟之中也发出格吱格吱的响声，叫你弄不清响的是木楼还是他们的骨节。他们还都患有老年痉挛的毛病，摇摆身躯叨念的时候，头也总颤个不停。

这巷子弯弯曲曲，没有尽头，连两边的石阶上也坐得满满的，全穿的青灰色打了补丁的衣裳，那是一种陈年土布，一洗就瓢。危楼的栏杆上垂挂下一条条晾起的被单和粗夏布做的许多蚊帐，沉浸在悲哀中的这些老人便显得越发庄严。

他们喃喃声中有一个尖锐的声音，像猫爪子一样刺痛了你，还抓住你不放，吸引你不断前去。你无法确定这声音来自何处，见一家人门前吊着几串黄的纸钱，烟香从挂着帘子的门洞里飘逸出来，一定是什么人死了？

你越往前去越加困难，人一个紧挨着一个，越来越密集，简直无从下脚，生怕踩到哪根踝骨上，准造成骨折。你不得不更加小心，从盘根错节老树根样交错的腿脚之间，捡那么点能

踮下脚尖的空隙，屏住气息，一步一步倒腾。

你走在他们之中，没有一个人那怕抬一下头。他们不是缠的包头，便盖的布帕子，你也看见他们的脸面。这时候他们齐声唱了起来，你仔细听，渐渐才听个明白。

你们都来哟，
一天跑六回，
一回跑六次，
阴间里撒下米，
有事要你们来担起。

那领唱的尖声就来自你身边石门坎上坐着的一位老太婆。她稍许有些特别，肩上搭着块黑布，把头整个蒙住，一只手哆哆嗦嗦直抖，拍打膝头，身体悠悠缓缓，随着吟唱前摇后摆。她身边地上放了一碗清水，还有一节装满了米的竹筒和一叠四方的粗糙的草纸，草纸上凿打的一行行小孔。只见她手指在水碗里每沾一下，便掀一张纸钱散向空中。

不知你们几时来，
不知你们几时去，
去大地尽头，
东坡那边，
都坍哎，都坍哟，
杀人不要半颗米，
杀人不要半毫分，
有苦有难都得救哟，
请你们都来齐！

你想绕过她，又怕碰到她肩膀，这身躯一准就倒，只好拨开她的脚果，她却突然尖声大叫：
都丹哟，都丹依，
筷子细的脚，
头有鸭笼粗，
他来才快当，
他讲才算数，
请他快快来！
叫他莫耽误！

她一边尖叫，一边居然缓缓站起，朝你舞动手臂，一双鸡爪样的手指伸向你，直在你眼前唬弄，你不知那来的勇气，挡开她手臂，撩起她黑布盖头，里面竟是个干瘪的小脸，一双没有目光的眼窝，深深陷进去，嘴皮子张开却只露出一颗牙，似笑非笑，叫着还又跳。

五花红蛇到处游，
老虎豹子都出动，
山门呼呼在打开，
都从那石门来，

四面八方都喊全，
一个一个都叫齐，
快快去救那落难的人！

你企图摆脱她的纠缠，可他们都缓缓站了起来，一个个干柴样的老人团团把你围住，一片颤抖的声音跟着叫喊：

都丹依，都丹哟，
快快开门请四方，
寅时请卯时到，
请到雷公电母，
得马共骑，
得钱共用！

众人一起扑向你，冲你吼叫，声音又都憋在喉管里。你只得推开他们，一个一个翕然倒地，纸做的那样轻飘，周围便一片死寂。你顿时也就明白，那门洞布帘子背后，铺板上躺着的那人正是你自己。你不肯就这样死去，翻然要回归人世。